

■第一阅读

需要真切地触摸雷锋

□万伯翱



黄亚洲来函,托请我为长篇小说《雷锋》作序,任务不轻,很有点勉为其难的感觉。

但仔细想想,由我作序,也有几分道理在。首先,我们“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是电视连续剧《雷锋》的出品方之一,我也可列入最初的推动者名单,所以有一定的发言权;第二,黄亚洲为写剧本和这部长篇小说所作的第一次实地采访,是我全程陪同的,我们一起走了沈阳部队、抚顺、长沙望城,雷锋小时候居住的泥屋,既与雷锋当年的亲密战友乔安山倾心聊天,又去雷锋当年作过报告的“女兵连”作了实地采访,我们还与雷锋当年同村的小伙伴座谈,了解了很多第一手的新鲜素材。

就凭这两条,我想我大体上也可以写这个序了,何况亚洲来函中还提到我1962年秋天毅然离开京城去黄泛区务农的经历,那时候雷锋刚牺牲,全国人民还不知道我们国家有个可爱的士兵叫“雷锋”,但亚洲说:“你其实已经在以自己的难能可贵的行动,在具体实践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和无限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了。”

这句话当然就勾起了我的那段平生最难忘的知青经历,那时候高级干部子弟的上山下乡在全国来说还是一件稀罕事,我离开繁华之都,进入了黄沙漫天的空间,砖头当板凳,板箱当桌子,墨水瓶做洋油灯,我当时那种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坚实,引起了全国青年的热议和仿效。而且,可以说,当1963年春天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时,我正值下到黄泛区半年,也是在第一时间里兢兢业业学雷锋的,雷锋的榜样力量更加坚定了我在艰苦环境中经受磨炼的自觉性。

对雷锋的这份难以割舍的感情,促成了我对于推动当代雷锋宣传事业的热忱,那么,如今为亚洲的这部长篇小说作序,也算是应有之义了。

在我看来,以长篇小说的文艺形式来塑造雷锋形象,应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

们四十几年来读过许多关于雷锋的故事、长篇通讯、传记,确实通过这些翔实的史料熟知了雷锋事迹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一个饱满的典型的艺术形象,我们还是没有看见的,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还有所欠缺,我们无法从这个重要的艺术形象领域,真切地触摸到雷锋。无疑,这是一个遗憾。

由此我们应当感谢亚洲,他用30万字的篇幅从1岁的雷锋写到了22岁的雷锋,而且这种写法是文学的,典型化的,充满智慧的,叫人流泪的,并且读完之后还能够使人久久掩卷沉思的,我想,这就是小说有别于其他文体的魅力所在了。

亚洲的这部长篇,依我看,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

一个特点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8个字,当然是我们对传记文学作者的通常要求,但亚洲在长篇小说里,也比较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则,在雷锋的整个人生当中,凡是有确凿记载的大事、实事,作者还是秉着“去雕饰”的原则加以实写的,无非是艺术化的实写而已。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读者要看的雷锋虽说是“作者的雷锋”,但首要的还是希望尽可能地看到逼近“生活真实”的雷锋,而获得自己对“本真雷锋”的认识,在这里,对雷锋的过分夸饰和演义,都不是读者所需要的,看来作者们很明白这一点。

第二个特点是,作者根据小说创作的原则,采用了集中、提炼、概括的写作方法,把雷锋的事迹,以及他身边的诸人,都进行了一定的“杂取”,比如望城县委书记张复赵,其实就是张书记及后来的赵书记的联合化身,而他在团山湖农场的“姐姐”王佩琴,其实也是农场真实人物王佩玲和黎泰华中的“杂取”,至于王佩琴在去农场之前就送给了雷锋那支适合在被窝里看书的手电筒,那就可能是“小说笔法”了;我知道亚洲的是擅长于道具运用的,这跟他擅长写作影视剧有关,比如电影《开天辟地》里陈

和阐释,他把雷锋当时的思想状况都作了描摹,相信对于作者的解读,我们会有同感。

我想强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让雷锋的故事或者雷锋的传记来完成,恐怕勉为其难,而作为小说,空间开阔,亚洲又长袖善舞,于是便能一一作答。这种正本清源,对雷锋这个形象而言,对当代而言,是绝对需要的。

最后我想说,这部长篇写得很感人。感人,是一部小说很可贵的品格。老实说,我看了作品之后,也是泪流双颊的,好几次想忍,没忍住。

雷锋,这个真切地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年轻人,怎么就会那么深切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呢,尽管感动的程度不同,感动的方式不同,但是,雷锋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这种地位的确立,恐怕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有深意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会呼吸的,是活着的。

雷锋入伍于辽宁营口市,听营口市一位姓韩的“外宣办”副主任说:“我认为每一个做父亲的,都应该让自己的子女读一读这本书!每一个当老板的,都应该让自己的员工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精神价值,将使你的下一代或者使你的员工受益无穷。”我觉得这个建议提得很中肯,这位韩副主任正是从民族精神的传承上,从这部长篇所作的有效传播上,感觉到了雷锋这两个字的巨大人文价值。

我也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书中反映的那个社会氛围,离你们很远,但是,书中人物的思想脉搏,你们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起码是能够相当多地感觉到的,你们与雷锋,毕竟是一起扎根在我们的这块不能离也不能弃的热土上的,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始终温暖地包裹着我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永远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共同感觉!

(《雷锋》,黄亚洲著,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打磨』方能出精品

□周振华

■书斋札记

“打磨”本是手工艺工匠作业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指磨或擦器物表面,使其光滑精致,以提高其身价。散文打磨属文字艺术的打磨,是文学创作面不可缺少的程序,比工艺打磨更为讲究。林非老爷子说过:“散文易学而难工。”指的应该就是散文的打磨吧,至少“打磨”算是“难工”的一个方面。一篇没有经过打磨的作品,可见它有多么毛糙与粗略,这样的作品又怎么好意思扔出去找编辑的手呢。在这方面,我们也许还存在着对待散文创作不够严谨、不够细腻、不够深沉,甚至有些急躁的现象。所以老爷子对中国散文创作是这样评价的:

“持乐观态度。从总体上讲,它的总步调是向前进的。但严格来说,却是数量大于质量,质量的欠缺是因为一些作家的写作缺乏思想境界,一些浅显的感慨众多的文章充斥文坛,容易生成浮躁心态。散文创作是异常艰难的,情感的勃发和哲理的深化,都无法大量和永远涌现,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汇于形象的文字里面,要写出美轮美奂和震撼心灵的作品,需要在毕生的观察、揣摩、阅读、体验、感受和思索的过程中付出努力。”

在成百上千的散文座谈会或散文评论文章里,总会听到“中国的散文创作形势一派大好,作品铺天盖地,就是缺少精品佳作”之类的感慨。其实好作品很像“金字塔”的塔尖儿,塔尖与塔基之间的比例应该是一个恒定值,多了不是精品佳作了,也就不是“金字塔”的尖了。我倒觉得,对待这个问题应冷静客观些,可能是人们的欣赏水平在逐年提高,而不是绝对缺少好作品,只是人们随精神需求的日益丰富和提高而变得“口儿高了”。在散文发展形势大好的今天,诞生一篇精品的确很难了!因此,作品的“打磨”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用一年的时间去打磨一篇作品,我想更多的是在考验我们的创作态度。那需要作者具有超常的文学涵养、修养、毅力、耐性、坚守、精神与境界。如果真是用一年的时间,不停地在与一篇作品推心置腹地对话、交流,以超负责的心态审视这篇作品,那至少这篇东西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就有了。

抽象看,创作和打磨的时间是与作品的质量成正比的。我认为:打磨主要是一个推敲作品的过程,包括文字的推敲、句式的推敲、段落的推敲,结构的推敲,立意的推敲。提到打磨,就要想到另一个问题了。成熟老练的散文家,他们的打磨是讲效率的,也可能是创作经验决定的,他们对作品的打磨,通常多是对文字和句式打磨,至于上面讲的后三项,他们已经在动笔前就推敲好了,事后不用再花更多的工夫。前期的功力用得越足、越充分,毛坯的质量条件也就越好,或者说底子越好,基础越牢,后期的打磨就越顺手,越省力,越省时。高手、老手,似乎已将“打磨”的程序隐藏在创作的过程中了,外人根本看不出他们在刻意打磨,而实际已和创作的整个过程交融在一起了,创作中打磨,打磨中创作。

欧洲的众多教堂,似乎就有这样的味道。我非常欣赏一件东西在无限宽泛的时空,渐渐地慢慢地完成其复杂而繁序的孕育过程。欧洲很多座教堂,从建造到完工都经历了几百年。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完全建成于1345年,历时180多年。德国科隆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始建于1248年左右,至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32年。所以,欧洲的教堂才有了盛誉,才让人交口称赞。

中国是善于打磨的国家。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尤其是中国的各派艺术,细腻而富于玄妙。如大型石材雕刻摆件,工匠们完成一件流芳百世的作品,也要刻画打磨它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

那么散文,完成一篇经典散文、创作一篇传世佳作,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一年、两年?还是更长?当然,散文不是机械地用时间计算的。高手的创作,也许就那么一两天,一两个小时,作品就大功告成了。但这样的作品,绝不是简单的、所谓作品直接创作的那段时间,其“诗外”的积累,恐怕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

经典是打磨出来的吗?当然!不打磨绝对不会出经典的。打磨时间长短,取决于材料,取决于立意与结构,取决于作品毛坯的条件:材料上乘、毛坯精良,那打磨起来就很顺手,否则就难下手。对于难下手的毛坯,也就无须打磨了。这时也许要推倒重来,也许就毙掉了,这些已不是打磨的范畴,因为它不够打磨的条件与资格,散文也会产生垃圾。

作品经精心打磨后,会让你产生轻松愉悦的快感,这时将稿子发出去,你才坦然,你才心安理得,你才对得起编辑,对得起读者,也才对得起自己对散文的一片用心苦心和默默的追求,如果不是这样,那还写什么散文。

散文打磨可能有很多形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磨方法,打磨高招儿。就我自己,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气呵成”式。这种打磨,一般指创作比较轻熟的那类题材。一篇散文作品的“毛坯”完成后,紧接着就进入打磨程序,自上而下地可按自然段逐一打磨,如果设小标题或标明题序,也可按章节逐一打磨,持续进行,不间断,直至完成,满意收笔。

“间歇阶段”式。作品完成后,先初步打磨一遍,而后,放一段时间让作品沉淀,也许10天,也许半月。沉淀期间,手停而脑不停,对作品全方位予以斟酌、思考、审视。

“作品穿插”式。几篇作品“毛坯”可能在同一档期先后完成,遇到这种情况,可轮流穿插进行打磨。作品题材可能是同类的,也可能非同类的,在轮流打磨中,可借鉴、联想、发挥、调度,可能无意中就会收到另一篇被打磨的作品的启发。

“交流商讨”式。这种打磨非常必要。三人行必有我师。经人指点,思绪被整理后去打磨,兴许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深入采访”式。要坚持高标准,想使作品上层次,将关键情节“说透、论实、扯清”,让作品更生动、更翔实、更感人,就需要找到相关的人,知情入,老辈人,深入采访,深入调查,深入核实,这样作品才不丢卒、不落空,也才更有作品的质感。

当然,每个作者都有一套自己打磨的方式和方法,智慧而超凡。但不管什么形式,最终是让精心打磨后的作品,更加精彩,不落窠臼,呈现精品。

一个湘人的远山

——《岳麓山下》印象 □李人毅

《岳麓山下》伴随着我兔年的四季行程,在工作室、在机场、在宾馆,凡有闲暇就捧读起来,竟也使我踏上了“岳麓之旅”。

把游历过程变为诗意的审美之旅

在当今文坛,不乏散文佳作,而石光明的散文集却是难得的文学佳构。其视野宏阔,文笔隽永,立意深邃,而叙事却亦如行云流水般酣畅淋漓。我是把这本书作为游记来读的,在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文化积累,对斯情斯景为受众进行着别开生面的导读。作者怀着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对亲历的名胜今昔,进行了一次盘点式的文化归位,并把当代文人的感赋写入时空,镶嵌进这部文化羁旅里,希望在文化远眺中,求解时代精神的内核。

童年,是人格形成最重要的一环,作者童年的经历,为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架构,尤其是给予一个少年奇幻而瑰丽的梦想和心灵陶冶的雪峰山,早已成为作者出发和回归的文化坐标点,并且演变成一种精神图腾。当他心怀图腾游走四方时,诗心诗意的春光里总有家山的影子在跟随着、怀抱着、生发着。在游走中回望那“沉沉林海天边晓,月照梦峰第几桥”,使旅者成为一位肩负使命的文化特使,采撷和吸纳着,把游历过程变为诗意的审美之旅,在复杂万变的世相中获得生机与乐趣,进而把人生的幸福指数演化为文化结晶集纳在《岳麓山下》这部作品中。

山的赠予串起了作者的行程
统领作品的精神境界

品读这一篇又一篇美文,总离不开大山的影子。作者对山的向往是文化同源的昭示,令作者神往和陶醉的山河无不充溢着让世人熟知的故事,而一切经典文化的源头皆在山水间,这使得诗意的游走颇具思的深刻与精神的高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行深深的轨迹:行走岭南,揭开灵渠的历史烟雨;拜祭神农,阅读炎陵的不朽春秋;寻访苏堤,随想东坡的文化遗存;采风武陵山,讴歌湘西儿女的神奇……作者在记叙中,用文明的尺度丈量着祖国与世界的河山,并以抚今追昔的咏叹,领悟着生命与自然的奥义。带着浓郁的文化诉求,作者用追索的目光,放眼看世界,以学者的探究踏进异域,探寻着文化的异同,这种印痕无时无刻不在强烈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进行。在这系列篇章中,记述着作者鲜活的内心世界:感受北欧的晨霜,走过缪莎湖烟波,拜谒世界级戏剧大师,以及飞越浩瀚的东海之上,翻看琵琶湖风光,索引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关于山的赠予,串起了作者的行程,统领着作品的精神境界。

在这里,有家山的清晰、客山的神秘,也有走马观山所激荡起来的文人交响乐在心灵中的回响。而当这一切都成为寂静的远山时,那始于源头沉积的情感燃起的文明火炬,再一次在炽热的胸膛中升腾着,这就是经典文化的价值所在。

永不流逝的文化童年
陪伴着作家的心路历程

从春到冬的捧读中,我与《岳麓山下》结

走近欧阳中石

□黄殿琴



写下《中石访谈》这个书名,我要感谢欧阳先生的女儿启明。那是2009年严寒的岁末,再过4天就是2010年的元旦了,是个周日的傍晚,我拿着写好的书稿,烦请启明帮忙找些先生的照片,于是,书中大量的照片是她提供的。此时,书名还没有最后敲定,她说把“录”去掉,就叫《中石访谈》多好,我欣然接受。

写完书稿后,师母董京一字一句的为我定稿,改了不少错,这是我更要感谢的一个人,但是,她说你若是在书中提到我,我以后就再也不管你了;只好不感谢了。访谈的内容不多也不少,却也花费了我几年的时间,断断续续的有时间就“访”就“谈”,“访”完“谈”完后又忙于手头的工作和杂事,就“没完没了”了,很惭愧。中石先生的境界太高,能“访”他,能“谈”他,是我一生的享受,他能把深的东西讲浅了,也能把浅的东西讲深了。1980年,中石先生运用深厚的文字学、文学、逻辑学修养,提出一套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方案,大获成功,引起港台地区语文教育界的高度重视。最后,我还是想再写十多年来,中石先生给我的很多教诲,让我受益匪浅。

中石先生是一位多能的“杂家”,凡他涉足的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独到的建树,佳作颇频。

他的著作,涉及了逻辑、音韵、京剧、国画、诗词、曲联创作、书法等诸多技艺,著述有40余种,涉及国学、逻辑、戏曲、诗词、音韵等,书法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回溯欧阳先生走过的长路,是那么平实又充满着神话的色彩。

中石先生在诸多领域都获得骄人业绩,能汲取众多知识并转化为自身的营养,这里的神力,经过认真的溯源探寻,答案已经渐渐清晰。

(摘自《中石访谈》,黄殿琴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